

简
媢



以箭为翅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简 嫔

以箭为翅

徐 学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以箭为翅 / 简媾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8

(百合文丛)

ISBN 978-7-5399-2529-5

I. 以... II. 简...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3710 号

书 名 以箭为翅
著 者 简 媾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9.5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529-5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吊李昌西	181
悼程俊	181
五 哀 悼 诗	181
五 哀 悼 诗	181
五 哀 悼 诗	181
五 哀 悼 诗	181

目 录

原 乡

- 003——浪子(节选)
027——雨神眷顾的平原
032——天涯海角
043——水证据
062——涉水摘竹

梦 土

- 069——初雨
085——夏之绝句
089——小红虫
091——烟波蓝
101——月碑
108——灰烬里的真爱密码
113——梦的狼牙
123——大踏步的流浪汉
134——鹿回头

情 绳

- 147——渔父

- 161——四月裂帛
178——梦游书
187——想像我们躺在暖暖的海洋里
196——密语之五
202——父子脐带
207——情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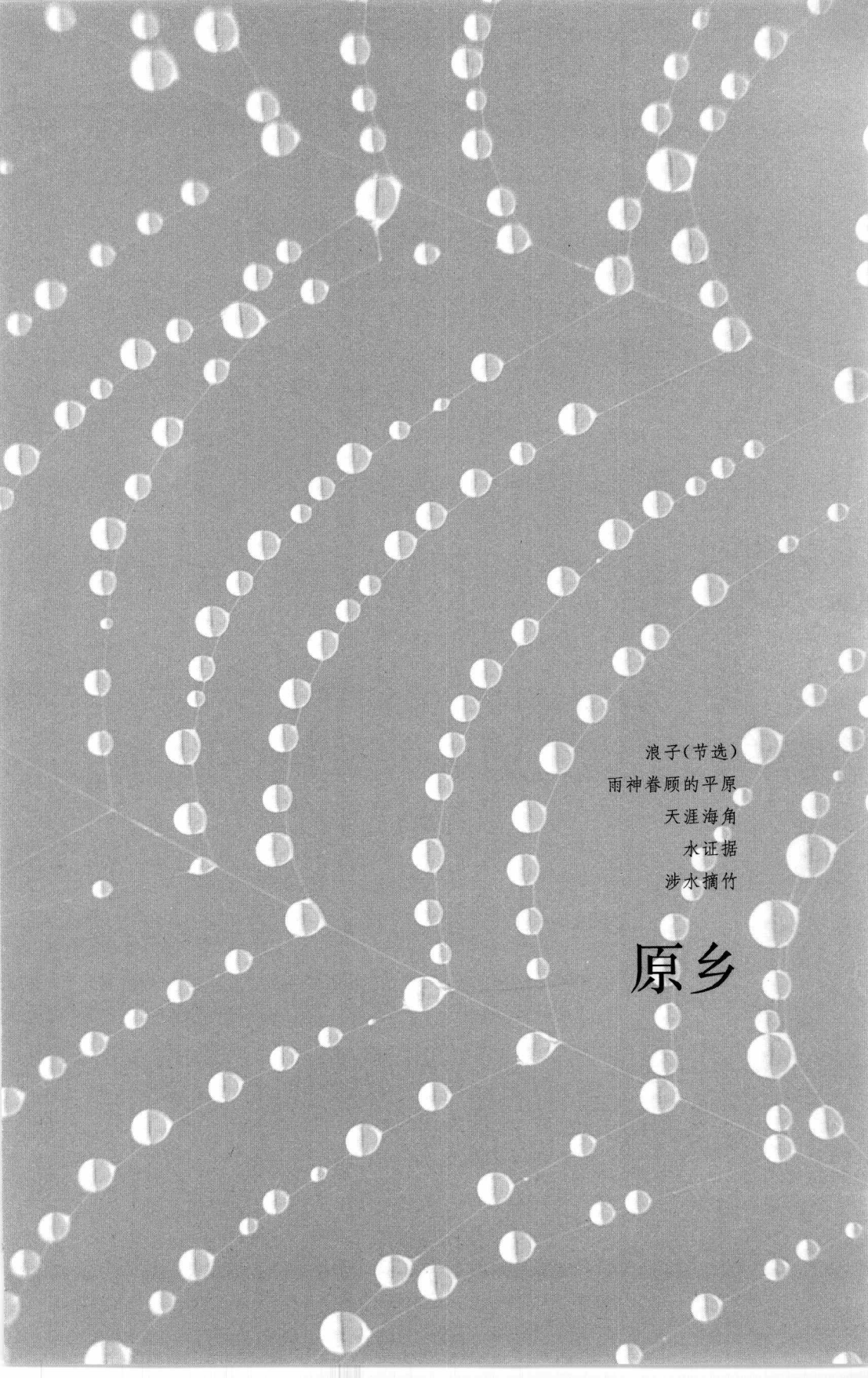
行 僧

- 211——醒石
218——红尘亲切
225——已饮阎浮提一切河水
230——母者
238——解发夫妻
248——借宿
255——粗茶淡饭

诗 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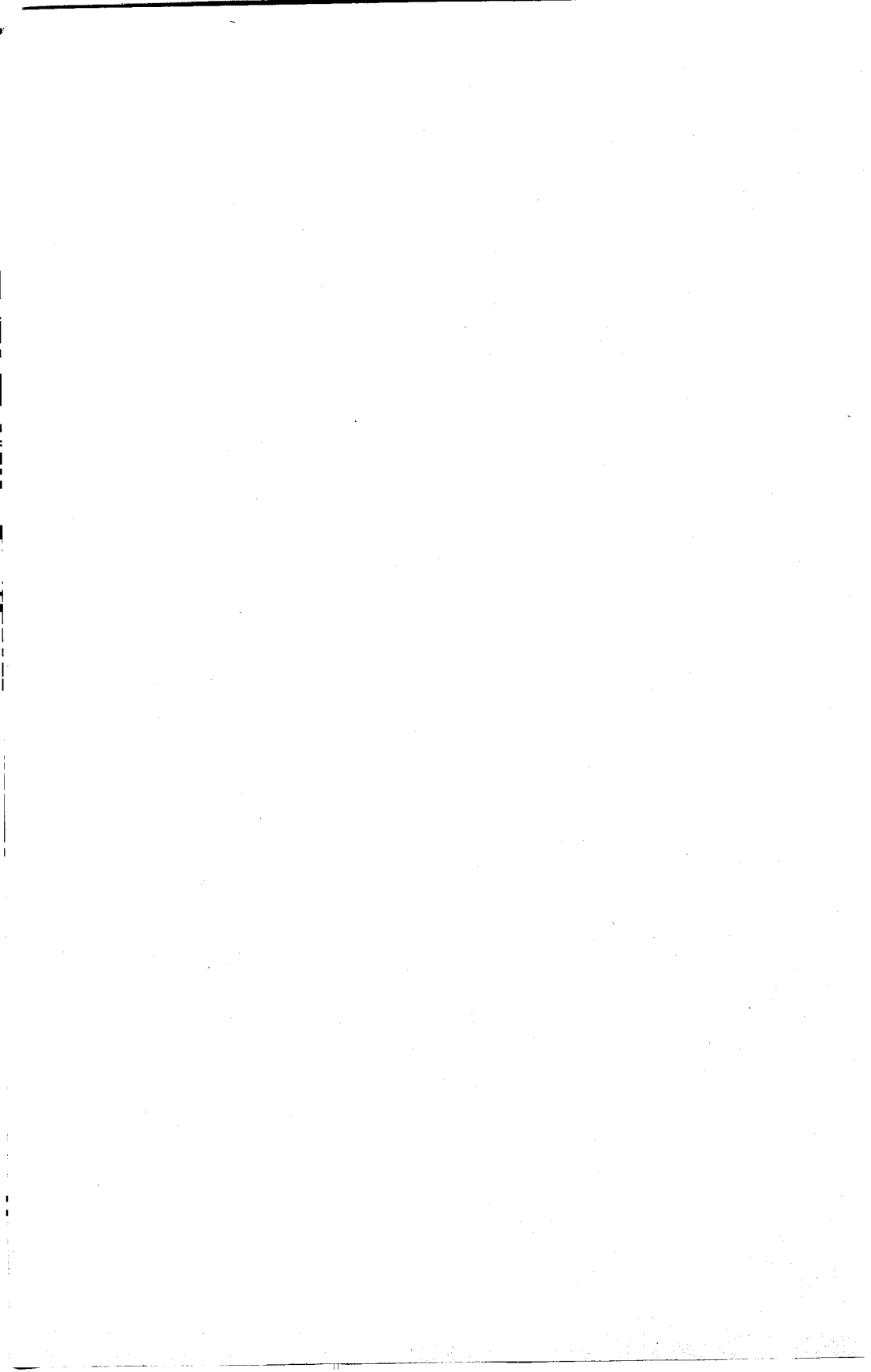
- 263——山峦来取水，河川就腰疼
265——夜鸣
267——独处
268——花的淤伤
272——文学的鱼群
283——山水追寻
305——自作小传

- 306——编后记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dark gray field covered with a pattern of thin, light gray lines. These lines intersect to form a series of irregular, elongated polygons. Within each of these polygons, there are numerous small, light gray circles of varying sizes. The circles are arranged in a way that suggests a larger, repeating geometric pattern, possibly a honeycomb or a molecular structure, though the lines and circles are not perfectly aligned to form a strict grid.

浪子(节选)
雨神眷顾的平原
天涯海角
水证据
涉水摘竹

原乡



浪子(节选)

——献给先祖

我想,这岛之所以雄伟,

在于她以海域般的雅量汇合每一支氏族颠沛流离的故事合撰成一部大传奇;

我从中阅读别人带泪的篇章,

也看到我先祖所佔、染血的那一行。

前 言

每一支姓氏迁徙的故事,都是整个族群共同记忆的一部分。当我们追溯自身的家族史,同时也钩沉了其他氏族的历史。唯有大时代足以歌泣时,我们自身的故事才足以歌泣。我选择从这扇视窗往外看,对聚集在岛上一批批宛如渔汛般的移民浪潮怀着全体吸纳的渴望。我想,这岛之所以雄伟,在于她以海域般的雅量汇合每一支氏族颠沛流离的故事合撰成一部大传奇;我从中阅读别人带泪的篇章,也看到我先祖所佔、染血的那一行。

我选择从这扇视窗往外看,对聚集在岛上一批批宛如渔汛般的移民浪潮怀着全体吸纳的渴望。

1 九 字 密 码

然而,没有任何族谱或文献可以确定地告诉我,先祖们从渡海来台到定居宜兰的这一段垦拓史;同样,也没人告诉我,为什么我说的闽南语带着浓厚宜兰腔,甚至成为他人戏谑的对象?

三十岁以前,我的确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

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个强迫失忆的年代,课本是一

切知识的基础。教科书没教的，代表不存在。再者，像大多数清贫农村一样，在渔牧农耕之外，长辈们几乎不曾对我陈述家族史或提及三代以前的旧事。其原因不难臆测：十七世纪中叶起的大规模移民中，或因复明旗帜号召而投身军旅，或因原乡贫蔽而不得不加入垦拓行列，与其说他们是移往已开发、富庶安定社会的“移民”，不如说是一条命不值几两银的垦荒部队，为寻找富足生活而冒险渡海，因此鲜少将族谱与祖宗牌位一并携来。就算有所传承，对我家这脉先祖而言，入台后的垦拓路线由西而北而随吴沙于一七九六年穿山越岭入垦宜兰直抵冬山河流域噶玛兰族聚落，几经播迁分爨，着实不易保存族谱史料。况且，人皆有据地定居，以休养生息、繁衍子裔的天性，我的祖先们竟然到十八世纪末还在当第一线垦民，可见当时不是得势与得意者，才需另辟蹊径，直捣噶玛兰族巢穴。如此赤手空拳的垦民，别说族谱不存，恐怕连上一代的坟在哪里都忘了。不过，这些因素都比不上父、祖早逝的影响巨大，家族历史一向由父系长辈主述，既然口述者不存，也就等同封口了。

听族亲提过，应有一本族谱，我猜是入垦宜兰后才修纂的。这本族谱，就像家族特有的不安灵魂，也有其荒谬旅程。听说它跟随叔公一家播迁花莲，叔公早已作古，这本族谱遂以孤本姿态在各房亲间传阅、徘徊，还一度遗失甚久，后来被善心人士送回，据云在火车上捡到。难道先祖们有灵，又要流浪到远方？

我相信大多数
人跟我一样，身
世难辨。要认真
追溯家族历史，犹
如雨夜观星，除
了一身淅沥，还能
得到什么？

我相信大多数人跟我一样，身世难辨。要认真追溯家族历史，犹如雨夜观星，除了一身淅沥，还能得到什么？如果，“原乡”意谓父系、母系双脉族史，对我而言，原乡是一团迷雾。所幸，拜父系威权记录法则，就父系这一脉来说，我还有几个启示录式的符号可以追踪：简、范阳、南靖。

简是姓，无须解释，南靖、范阳则是偶然抓住的线索，纯属意外。

小时候，逢清明节到广兴坟场扫墓，常四处逛墓园。那时已入学，极爱念墓碑上的文字，发觉每块墓碑上头横书两个大字，如：“龙溪”、“晋江”、“南靖”、“安溪”、“平和”、“南安”……，由于当中也有“冬山”、“顺安”等熟知的乡、村名，我即刻明白那是地名，然而因镌刻格式左右不辨，我以已知的地名作准，便一直把“南靖”误作“靖南”、“平和”讹为“和平”。至少在大学毕业以前，我所写的祖籍资料上偶尔可以发现“靖南”二字。至于“范阳”，那是有一次爬上八仙桌偷拿祭拜用的金橘吃，心里有点虚，仿佛祖宗们睁着大小眼怒视这个不受教的小孩，我难免有一番合情合理的说辞在心里跟他们“沟通”，因此眼睛直视祖宗牌位甚久。除了再多拿几个橘子也不会有罪恶感外，我看到写在祖宗牌位上，灰扑古旧的“范阳”二字。

仿佛一只蜘蛛回到昔年海边，寻找当年被风吹落大海的那张网般困难，我探求先祖轨迹，只得到五字诀。严格说，连这五字都是空壳子。首先，我不知道简姓如何传承（曾有一段时间，我憎恶这个福佬音同性爱，常被庸俗男性借题取笑的姓），再者，“南靖”、“范阳”位在哪里？无从求解。直到大学，曲折得知“南靖”大概位在福建省内，稍稍可以推断自己属闽南人。至于是泉州还是漳州？我又糊涂了。数年前清明扫墓，至曾祖父母公墓处祭拜，意外发现墓碑上刻着“十九世”，推算自己应属“二十二世”，总算可以在“简、南靖、范阳”后挂上“二十二世”，勉强把五字诀撑成九字密码。

如同智慧需从生活经验里提炼，一个人对家族历史的兴趣也必须等到青春烈焰燃尽了，瞳孔里没了火苗，才能静心寻找先人足迹。然而，一人、一家、一族历史皆是时代洪流之旁支，我沿着幽深的光雨道回溯，原以为会找到我的先祖——他年轻力壮，在彼端等我，没想到一摊开台湾开发史，出了时光雨道，赫然看到成千上万荷锄戴笠，正等待船只欲寻找海外天堂的浪子。

仿佛一只蜘蛛回到昔年海边，寻找当年被风吹落大海的那张网般困难，我探求先祖轨迹，只得到五字诀。

他们面目黧黑，衣衫褴褛，眼睛里闪着最后一丝希望。
他们生死未卜。

他们之中大部分成为各姓宗祠里虔诚礼拜的“入台开基祖”。

2 浪子旅途

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辛丑，高举“反清复明”大纛的郑成功于两年前率军北伐金陵溃败后元气大伤，退守金门、厦门两地，亟需谋求能够寓兵于农、养精蓄锐之基地。恰逢曾任荷兰通事的何斌携台湾地图来献，称许台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极力游说郑成功攻打由荷兰人殖民占领的台湾。

这年三月，郑成功率二万五千余官兵、分乘五百多艘舢板船从金门料罗湾发兵，先抵澎湖，静待天时。三月三十日晚，海面风暴稍息，郑氏传令开驾。这支盛大海军，静肃迅捷，宛如暗夜鬼魅飘游在海路上，丝毫未惊动任何一朵擅长告密的浪花。四月一日破晓时分，大军开入鹿耳门外，离荷兰人心脏地带“热兰遮城”仅咫尺。荷军以为鹿耳门水道已淤积，大船无法驶入，故防御不严。郑成功事先得知这水道未废，涨潮时巨鲸仍可破浪前进。他精算潮汐、观测风向，虔心祈求一场浓雾。

这支盛大海军，静肃迅捷，宛如暗夜鬼魅飘游在海路上，丝毫未惊动任何一朵擅长告密的浪花。

清晨，果然大雾，为郑军作掩护。郑成功于主船上设香案，恭请妈祖圣像，焚香祝祷，祈求一场胜仗。传说潮水大涨，兵船速速驶入鹿耳门溪，在北线尾附近登陆。次年，荷兰人降，自此撤离台湾。

这一仗，虽为郑成功取得霸业根基，但至终圆不了“恢复中原”大梦。船总是离了这岸、靠了那岸，这是海洋的道理，是以回航甚难。三百多年来潮汐反复推敲，才弄明白那一日妈祖振袍起雾、顿足兴浪不是为了朱家天下、郑姓王朝，是为无数被饥饿所困的浪子开路。这一仗后，香火南来。

整整三百年后的一九六一年，仍是辛丑，我与一批同龄婴儿在兰阳平原冬山河畔农村诞生。一六六一与一九六一，这两组冷冰冰数字跟稻米年产量、牲口数无关，亦不指涉幸福，然而对我而言却是奥秘之数。如果，历史上不曾存在郑成功这人，一六六一年以后的台湾也许会继续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他欧、亚势力割据殖民而在两三百年间自成一语言混杂、人种殊异、文化奇特之无国界混血岛，那么一九六一年的我应该诞生在福建一个叫“南靖”的地方，而不是台湾东北濒临太平洋一个叫“宜兰”的小水乡。即使命运的内容包含地理位置，则生在兰阳平原的我也应该操荷兰语怀念“伟大祖国”之郁金香花或说西班牙方言歌颂斗牛士之英勇或以葡萄牙文追溯航海先祖们如何在“寻找胡椒与解放灵魂”的旅途中发现了“美丽之岛”福尔摩沙，而非成长于闽南人村落且操持中文笔墨。一六六一年郑成功大军进驻台湾之时，这岛人口有原住民十五至二十万，汉人只五万。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汉人增至二十六万，至一八一一年（嘉庆十六年），汉人超过二百万，平埔族只五六万。总计一百五十年间，汉人增长一百九十五万。换言之，扣除在台诞生者，有数十万甚至近百万人怀抱“蓬莱仙岛”梦，千里迢迢横渡黑水沟且侥幸未葬身鱼腹、未遭番刀刎颈、未被瘴疠吞没，成为其姓氏支派的人台开基祖。这一想，令我不寒而栗，在生命存在之前，一条看不见的世代锁链已预先替我决定这一生将在哪块土地扎根。那仿佛是一条以红色血液染成的丝线，一圈圈系在每一世子弟腕上。我开始好奇，十六至十九世纪之间某年某月某一天，那个穿草鞋走山路，从福建南靖县一路播迁到台湾本岛的简姓男子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我好奇，他出发那日是好天气还是飘雨？

一六六一与一九六一，这两组冷冰冰数字跟稻米年产量、牲口数无关，亦不指涉幸福，然而对我而言却是奥秘之数。

3 溯 洄 南 靖

虽然这岛缺乏历史感，活在当代，即使不读史亦无碍

有时，他钻出我的脑袋如同穿透一座山，沿着我那被风吹拂的发丝就这么走下来；戴着斗笠，身上斜绑小布包，朝前方赶路。

于纵横商场或仕途得意。然而，那个穿草鞋走山路的简姓男子却在我的脑海沉浮。有时，他钻出我的脑袋如同穿透一座山，沿着我那被风吹拂的发丝就这么走下来；戴着斗笠，身上斜绑小布包，朝前方赶路。

我看见他的背影，似真如幻。想喊他，倏然惊觉两三百年之隔，我的声音抵达不了他的耳朵。

一九九三年秋，一个奇异的机会意外降临。在报社副刊筹划下，我与几位同属祖籍福建的作家各自展开寻根之旅，那是我第一次踏上与台湾最具亲戚关系的对岸土地。

我心想，这必是先祖在暗中与我应答。

一行人先抵福州，从福州乘小巴士专车西行往泉州，小歇片刻，接着交由漳州赶来待命的杨君接手，小巴士继续向西疾驶，朝漳州行。

沿途所见景致，确是南方风采。某些路段甚至与台湾南部高、屏一带的田园景色颇为相似。经济跃进的浪潮已经扑湿这个省份的脸庞，拥挤的交通与灰尘遮蔽的天空说明了现状。台北的黑暗交通塞的是摩托车、小轿车，那儿塞大卡车、货车，载满钢筋、水泥、石材的砂石车不时呼啸而过，你不难感受到整个省份充斥着现代化的呐喊，一路上各色车辆猛按喇叭，那种连续性的急躁气氛可以用来注解一个社会；不管称作“商业眼”或“钱眼”位置，福建开始踏上她那生龙活虎般的道路。

次日，正式展开寻访。杨君问我是否知道祖先原居地址？我一脸茫然，如走失之三岁稚童，掏了掏口袋，只搜出“简、范阳、南靖、二十二世”九字如九块碎金，让他人去判断这孩儿到底是谁家子孙？

“那就先去南靖县打听打听！”他搔了搔脑袋说。

他们说，那里是闽南金三角著名的林果之乡，听起来像风光明媚之地。不过，接下来的话就显出迟疑了，他们婉转地叫我要有心理准备，那县份比较穷，山多。

在地理位置上，南靖县与邻近平和县的大部分乡村位

于闽西与闽南交界山区或九龙江西溪之沿岸谷地。县内一半属山区,另一半为冲积平原。由于山群丛生,溪流错综,使得耕地有限,俗称“八山一水一分田”。森林及林产作物丰富,山区竹林面积辽阔,盛产各类竹笋,是福建最大的笋产地。相较之下,粮产较窘,若遇天灾兵祸,很难不蒙受威胁。县内四五十座千公尺以上山峰在北、西、南及东北方向布阵,围成甕口形势。既然倒提一甕,甕底明珠势必滚落。

南靖县城距离漳州市三十八公里,约需两小时车程,这还得车速飞快才能赶到,可见地处偏远。一路上忽高忽低随山势蜿蜒,车行颠荡、崎岖,几次差点把人从窗口弹出去,实在让过惯平地生活的人重新排列五脏六腑,而且首先把胃给弄翻了。我暗自摇头,别说两三百年前去开垦,就是现在叫我从南靖走出来去台湾“享福”,我看我一定半路就“不测”了。

我暗自摇头,别说两三百年前去开垦,就是现在叫我从南靖走出来去台湾“享福”,我看我一定半路就“不测”了。

托佛祖保佑,一行人终于抵达南靖县城。下车时,两脚不免微微发抖。县城是一县最繁荣之处,我先祖绝不可能住县府大街,过着穿丝绸品香茗的生活。换言之,八成住在偏僻处(也就是山外山),那是何方宝窟?我完全没谱。

寻根寻到这儿,得靠当地耆宿指点门路了。蒙“南靖县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盛情款待,长桌上摆满南靖名产:香蕉、青苹果及硕大蜜柚,颇有把酒话桑麻的气氛。他们一听是寻姓简的,立即派人去请简姓宗亲,就住在附近,骑单车一会儿到。

这让我微微一惊,听那口气姓简的在这儿不算少数。我生平一直感到“简”字太孤单,自小学至大学毕业,同学中除去有亲戚关系的,仅碰到两位姓简的。出社会就业,进出数间公司,尚未遇见同姓同事。无怪乎有一回坐计程车,看驾驶台上的执照牌写着简姓,随口说:“我也姓简。”那司机转头好好看我一眼,原本紧绷的脸霎时浮起笑容,

简者，竹间也，族人喜欢隐藏在浓密的竹林之内。原来，藏身之地就是植有两千多万枝竹子的南靖。

下车时坚持不收车资。这种举措完全是弱势之姓的本能反应。简者，竹间也，族人喜欢隐藏在浓密的竹林之内。原来，藏身之地就是植有两千多万枝竹子的南靖。

等待之时，我看见墙上贴一张密密麻麻的南靖地图，问及简姓宗族聚集之处。毫无疑问地，熟稔县志的前辈一指往西北方向指去：“长教”姓简的最多，那儿是简姓开基之地。

“那是什么地方？”山，还有世界闻名的奇特建筑“土楼”，也产煤矿、香蕉，是客家人。

“客家人？”我心头一震，怎会是客家人？惊觉这身世文章另有隐文，不免起了一种历史的晕眩感。

“今天去长教看看，来得及吗？”我问。每个人不约而同轻呼一声，摇头，好像我刚提了一个荒谬要求。

有一波诡异的情绪从心底慢慢荡出来，好似千里迢迢赴一场前世之约，却发现昔时田野已成沧海。人在岸边，心却没着落；你无法呼唤浪花，叫它变回你熟悉的那块桑田。

我萌念去一趟长教，与其说基于探访先祖原籍的寻根心理，不如说开始从整个寻根行动中抽离而出，刹那间，对一名早已散作九天灰尘、但确实存活过且曾被我想像过的男子起了强烈爱意——血缘亲情之爱。我多么想站在他面前，深深地望入他的灵魂深处，问他为何舍弃家园投奔未知的荒岛？多少次，我试图从镜中揣摩他的脸，自咽喉处模仿他的声音，挥动身手重塑他的身躯，但都比不上此时此刻想贴近他的心情，问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是怎么下的？害怕吗？恐惧的气味到底像腐肉、死鱼，还是像干干净净、找不到一粒米的灶头？

去不成长教，也好。或许这是冥冥之中的旨意，怕我去了那里，不知该心疼那块土地还是庆幸自己生于海岛？心情若变得沉重，就不是祖宗疼儿孙的意思了。

4 入台开基祖

南靖县民自何时起向台湾移民？至今不可查考。据林嘉书先生汇整南靖五十三姓谱牒文献撰成《南靖与台湾》书中所载，明代起各姓族谱即常见若干祖先去向不明或无考情况，研判当中应有迁往台湾者。据文献统计，南靖县民在明代（一六四四年以前）迁台的有一百四十八人左右，主要集中于萧、黄、庄、简、吴、张、刘、沈、林、赖等姓。例如：

一五零零年之前，奎洋下峰林氏二世三兄弟迁台。

一五零零年左右，龙山吴氏六世迁台。

一五六六年之前，奎洋庄氏九世迁台。

一五七二年前，和溪徐氏八世、梅林简氏迁台。

一百四十八位移民不能算多，与日后铺天盖地的移民潮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罢，然而却是有趣的少数。证诸历史：一六二一年，海盗颜思齐率其党人入台，安营扎寨，据此纵横东南海域。一六二二至一六二五年间，海商李旦积极鼓励福建漳、泉两府百姓来台垦荒。一六二八年左右，海疆枭雄郑芝龙“贵震于七闽”，逢福建连年灾荒，巡抚熊文灿无策，求谋于郑芝龙；郑乃招募饥民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以船舶载至台湾，令其开垦荒土为田。又，荷兰人自一六二四年占据台湾后，或透过李旦、郑芝龙管道，或自行招募农耕技术优于原住民的汉人来台劈辟草莱，种植稻米、蔗田。这些在清朝以前的入台移垦记录已经够早了，可是与南靖一百四十八名壮丁相比，至多晚了一百多年。既然族谱上明明白白写着先祖跨海的步迹，推算自十六世纪起，“Taywan”（原住民语，汉人音译“大员”、“台员”、“大湾”、“台湾”……）已渐渐成为南靖县民唇齿间的一片浮云，每当夜来因饥肠辘辘而辗转反侧，听闻幼婴、稚子哭饿时，每一户屋檐下，愁苦男人的心中共同浮起“大员梦土”那遍野稻梁的黄金印象；既然活着等死，不如赴

这些在清朝以前的入台移垦记录已经够早了，可是与南靖一百四十八名壮丁相比，至多晚了一百多年。

死,说不定反而存活。

一批批浪子就这么出发了,告别干枯的土地,漂洋过海,为了寻粮,为了亲自学写一个“活”字。

一批批浪子就这么出发了,告别干枯的土地,漂洋过海,为了寻粮,为了亲自学写一个“活”字。

若继续待在南靖,真的活不下去吗?据方志、史料所载,明末及清代南靖,乃是天灾与兵匪纠缠之地:

清顺治五年(一六四八年),饥……。

七年,饥。十二月,地大震。

十一年、十二年,俱饥。

康熙四十年(一七零一年)、四十一年,连岁大旱。

四十九年,大旱,饥。

五十二年,大水,田庐淹损甚多。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大水。

四年,大水。是年大饥,民多采树叶杂食之。

五年,大水。

八年,大水。

九年,大水冲坏田庐无数……,淹坏仓粟四千余石……。

天灾厄运延至乾隆年间更加惨烈,旱灾水潦、蝗鼠瘟疫、地震接踵而至。乾隆总共六十年,却发生大灾难二十次。这种天诛地灭的日子,只能用后见之明归结:就是要将整个县的民丁赶去开垦台湾。要不,无法解释老天为何对这个与世无争的小山城下这种毒手。

潮浪总是呼唤更壮阔的潮浪,清朝(一六四四—一九一一年)二百六十七年之间,近三千五百名南靖县民渡海来台,主要集中于乾隆至嘉庆年间(一七三六—一八二零年)。可见对这个藏身闽西、南山区的县份而言,移入台湾的关键动力是饥荒(其邻县平和县亦如是),相较于晋江、南安、安溪、龙海等沿海县份之移入或受郑氏父子号召的情况略有不同。

虽然早在公元一五七二年左右即有简姓迁台记录,但我不确定与我血缘最近的先祖何时渡海。我只知他非常